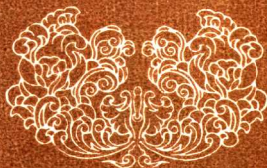


電影劇本叢書

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

黃宗英著



藝術出版社

电影剧本叢書

电影藝術編譯社編

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

黃宗英著

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

黃宗英 著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39 千

開本 31 × 43 $\frac{1}{32}$ 印張 $2\frac{5}{16}$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

定價(7)0.23 元

內 容 說 明

在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中，我們的青年都怀着遠大的理想，希望把自己的熱情和全部精力獻給這一偉大的事業。林培明也正是這樣的青年之一。她在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個托兒所去工作。開頭，她認為這個工作是瑣碎的、平凡的、沒有出息的。後來，在黨、團的教育和一些優秀保育工作者的影響下，日益覺得孩子們的活潑可愛，她對這一工作就產生了感情，並且認識到它的重要意義。她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熱情和能力，終於成為了一個優秀的保育員。劇本刻劃了我國青年保育工作者的生動形象，說明在祖國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崗位上，我們都必須以我們對於祖國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熱情，貢獻出誠實的、忘我的勞動。

青年应当有遠大的理想，又要十分重視任何細小的工作。要有遠大的理想，才能永遠保持前進的勇氣和方向。而達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無數細小的日常工作積累起來的。你們應當善於把遠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結合起來，在任何工作中，嚴格地要求自己，發揮大胆創造和不怕困難的精神。

——摘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小平在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

1

姑娘們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奔跑在校園裏的林蔭小道上；姑娘們從盛開的花叢中鑽出來；姑娘們彼此招呼着，笑着，就像那閃爍在陽光下的海水一樣，朝着礼堂門口拥去。

校園裏的丁香年年開花，
校園裏的櫻桃年年結果，
美麗的青春在燃燒，
我們的前程無限廣闊；
啊……
我們像一羣白色的鴿子，
系着理想的銀鈴，
滿懷無限的信心，
展翅飛向祖國召喚的地方。

.....

夏天，在上海女中大礼堂的講台上，林培明站在初中畢業班的整齊的隊伍裏，她聽到自己圓潤的聲音融匯

在响亮的合唱中。她望着台下的同学、爸爸、媽媽和老師親切的臉，還有姑娘們組成的小樂隊。她為一種興奮、嚴肅、喜悅的情緒所感動，她的眼裏閃着快樂的淚光。

她對未來的向往，遠遠超過對今天的留戀。她的目光轉向礼堂的長窗外，窗外是一望無際的晴朗的天空，一羣白鴿在盤旋，越飛越高，越飛越遠。

當夜色降臨的時候，操場上點起了一堆堆的篝火，手風琴低鳴着。女孩子們有的拉成圓圈在跳舞，有的彼此偎倚着坐在篝火旁，有兩個女孩子背靠背坐着，不時回頭相望，又一個女孩子依戀地玩弄着同伴的髮辮，有多少理想要傾訴，又有多少惜別的話要講，說什麼好呢……還是唱起歌來吧。遠遠傳來領唱的高音，大家哼着配合。

林培明打扮成一個男孩子模樣，穿着一身好看的民族服裝，剛剛和一個姑娘一起表演完急速的旋轉舞，不一會兒，又看見她和那姑娘抱着柴火，咯咯地笑着跑過。

坐在篝火旁的女孩子們看到她們來了，都移動着騰出地方來。林培明喊着：“來了，來了。”手一松，柴火落在地上，她乘勢跪下來，她的帽子滑落了，兩條長長的髮辮垂了下來。她快活地喘着氣，友愛地幫助那姑娘撲打着身上的枯葉木屑。

有個同學羨慕地對林培明說：“林培明，你力氣不

小哪！”

林培明滿意地彎了彎自己的胳膊，說：“挺棒的啊，看我能不能當火車女司機，啊？”她順手拿起一根粗木柴，比划着：“嗚……突突突突……”同學們都笑了。

林培明不時往火裏加着乾枝，讓火苗竄得高高的，歌聲唱不盡她心裏的歡快，她好像在明亮的火光中看到了自己燃燒的青春和美麗的前程。

同學小張一直在兜來兜去，她拿着一冊精致的本子，讓同學們在上面留下她們的通訊處。當她把本子遞到林培明手裏時，林培明唸着本子上鉛印的“永久通訊處”幾個字，她拿起筆來想了一想，又听憑本子攤在膝上。

小張催她：“寫啊！”

“怎麼寫呢！”林培明說，“我們當中有的要升學，有的可能到邊疆去墾荒……”

有誰說了一句：“多好啊！”

“有的也許到東北去參加重工業建設……”

“是啊……”又是誰說。

“祖國那麼大，需要做的工作那麼多……”

又是誰說：“那倒是真的。”

“也許真像一首詩裏寫的那樣：我們將要在淮河邊送走秋天，在戈壁灘迎接新年。我們的永久通訊處……”她一面唸叨着，一面迅速而有力地寫下——“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

在学校团總支办公室，一位年輕的团支書，關切地問林培明：“有什麼問題嗎？”

林培明坐在椅子上，用小拳头使勁揉着眼睛，像是要把那不听話的眼淚揉回去似的。她搖頭，又搖頭，說：“我宣过誓，保證要服从組織分配。”她不敢抬起頭來看一看对面牆上的一張大画，上面画着：青年同學們愉快地並肩走向生活，大字寫着：“祖國需要我們到哪裏去，我們就到哪裏去！”

“你不要这样，有什麼意見还是可以提嘛，”团支書說。

林培明鼓起了勇气：“我不明白，組織上到底對我怎麼看法……”

“啊？”团支書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要我到托兒所去工作，我的性格不適合。”

“你的輔導員工作做得很好，創造了許多办法，得到过团的表揚，小朋友們都喜欢你。”

“那……那我……”她沒想到她積極从事的輔導員工作，会成为決定自己事業的因素。“我希望能做……更重要的，更有意义的工作。”

“做更重要的——工作嗎？”团支書打量着她，思索

地問。

林培明以为事情有了轉机，着急地接上去：“譬如說地質勘探。”

“勘探嗎？……”

“机械也行……要不然建築，或者水利……”她的腦子裏一時湧現出數不清的幻象，簡直沒办法用語言來表達。她的目光懇求着团支書的理解，接着又兴奋地說：“……啊……你知道，我多想開拖拉机啊！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吧！”

团支書笑了，她和善地望着面前这个十七歲的姑娘：“很好，你想要做的工作都很好，可是我想，現在我和你自已也都还不能確定，到底什麼工作对你最適合。同志啊，为人民服务到底不能像到菜場去買小菜那样，挑了这样，又揀那样啊。”

“这我知道……我是希望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正是因为幼兒教育工作是个新兴的事業，在它面前存在着很多困难，所以組織上才决定派你去。”

“我……”林培明怯怯地輕声說，“我对这工作沒有兴趣。”

“兴趣嗎？”团支書考慮了一下，誠懇地、也是有力地說，“我相信，一个同志，要是他肯对一件工作真正鑽進去，那麼也就会鑽出兴趣來的。是吧？”

林培明猶疑地眨了眨眼睛，望着团支書，她不知說

什麼好了。在莊嚴的團旗下，她也不應該再說什麼。

3

林培明的家是個普通的小職員家庭。在一間前後樓接連的房子裏，前面是爸爸媽媽的臥室，又兼做客廳和飯廳，她自己住在用板壁隔開的後樓裏。

明天真的要托兒所了，林培明正在自己屋裏整理行裝，她用力拉着舖蓋繩子。家裏的小花貓“咪咪”，一點兒也不了解她的煩躁，還一個勁兒逗弄着繩子，不停地搗亂。

母親也一直在嘮叨着：“給人家帶孩子，可得小心啊，捧着碰着，人家可不答應……”

“知道了，媽，”林培明不耐地回答。

母親把手伸進襪筒裏去，將一雙雙的襪子卷成整齊的反筒襪卷，一面說：“你姑媽前天來過了，說也許能給你在姑父的寫字間裏找個事……”

隔着一層板壁正在看晚報的爸爸听到了她們的談話，他顯然對這位姑媽沒什麼好感，嚷道：“誰要她給我女兒找事啊！”

母親：“人家也是份好心，真是的！”她轉身對女兒訓斥地，“跟你爸爸一樣的耿脾氣。唉，早知是去看三五歲的毛孩子，也犯不着起早睡晚地唸那麼多年書啦。”

“不是去看孩子，是去做教養員，做老師。”

“教員？”媽媽說。“哼，那麼點大的孩子懂什麼，還不是哄着他們玩。”

“媽，你不懂就別說啦，”林培明急了。

母親也急了：“這孩子，媽是為你好。”

林培明看着母親低下頭去的側影，看着母親正用那雙因為從事過多的家務勞動而變得粗乾的手，在熟練而耐心地摩挲着自己的衣物。她也覺得自己對待母親太不像個青年團員應有的態度了，她帶着抱歉的口吻說：“媽，我又不是去做壞事情。這次在訓練班裏，一位教育學家跟我們講——人的一切，絕大部分是在七歲以前就打下基礎的。所以這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品質好、學習好的人才能去做，您懂嗎？”

“我不懂，”母親說。“你七歲以前也沒上過什麼托兒所，我也沒學過什麼教育，你不也長這麼大啦。”

“噯，跟您說不明白……”她又急了。

母親：“你啊……”

這時在前屋的爸爸喊道：“不早啦，別說她了。”他走了進來，“明天培明就去工作了，就是大人啦。”爸爸過來摸摸打好的鋪蓋卷，愛撫地看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女兒，嘆了口氣，“唉，爸爸老了，這新時代，怎麼叫有出息，怎麼叫沒出息，真說不清了……”

林培明一聲不響。爸爸在屋裏走了兩步，屋裏顯得

特別靜。爸爸又說：“我知道，你要求進步，爸爸在機關裏也學習，不來拖你的後腿，可是家裏就你這麼一個女兒……好，你去幹幹，實在不行，明年爸爸再送你去升學。難啊，不能不多想想，這也是件終身大事啊。”

林培明突然一陣心酸，差點要哭出來，趕快背轉身去翻箱子；她翻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找什麼。

4

太陽剛升起來，照着剛睡醒的花兒，鴿羣飛起，小雞出窩了，托兒所的孩子們奔進了花園。

眨眼的功夫，攀登架上站滿了孩子，滑梯上孩子們匆忙地滑着，盪船上，翹翹板上，到處都活動着像花蝴蝶般的孩子們。

一個孩子踏着小腳踏車跑着，他忽然停住了，發現了一個新來的人：“咦，一個阿姨。”

有幾個孩子回過頭來了：“阿姨，阿姨。”

林培明站在花園的短籬外，腳旁放着箱子和鋪蓋。在她身後，一個老伯伯把托兒所的大門關了起來。

有個小朋友向她打招呼：“阿姨早。”有幾個小朋友也跟着他學：“你是誰？”“你找誰啊？”林培明正不知怎樣回答。小朋友們更鄭重其事地提出了問題：“你是什麼阿姨？”“你到我們這裏來做什麼？”有個保育員老遠就向

她微笑。林培明也笑了。这些天真的孩子們喚起了她母性的愛。

這時从过道裏走出个胖胖的女人——潘媽媽，年紀四十多歲。她一眼看見林培明，忙不迭地放下手裏的空奶桶，老朋友似的跑了過來，一路笑嘻嘻地叫道：“噢，你來了，你來了。”孩子們一看見她，都搶着喊：“媽媽，媽媽。”她連聲答應着：“嚶，嚶，嚶，”緊接着對林培明說，“前天就說有个新阿姨要來，床都給你預備好了。好極了，好極了。”

林培明正要跟她打招呼，她已經一手扛起鋪盖，一手拎起箱子，熱情地：“我給你搬到宿舍裏去！”一面招呼着孩子們：“乖，听阿姨話啊……”說着就登登登地走掉了。

林培明正遲疑着。老伯伯走近前來給她指路說：“陸主任正在辦公室跟家長談話哪。”当她向內廊走去時，还听到老伯伯在跟小朋友逗樂。

陸主任(四十來歲)和女工張玉鳳(二十五六歲)看着屋裏，半退着走出兒童遊戲室的門。

陸主任：“好，不要再讓他看見。星期六早點來接他。”

她們一邊走着一邊說話。

張玉鳳：“主任啊，小剛吃飯不会用筷子，要用勺的。”

“好，我們先讓他用勺。”

“陸主任，小剛大便也說嘶嘶，小便也說嘶嘶……”

陸主任笑着回答：“噢，知道，知道。”她看到已站在旁邊的林培明：“噢，找我嗎？啊……你一定是林培明同志，請先等一下。”

張玉鳳像是還有說不完的話要囑咐，想想又覺得不該太耽誤主任的時間：“你忙吧，我走啦。”可又回過頭來，“陸主任，小剛……他……還小啊……”

陸主任：“你放心好了，我們會好好照顧他。在廠裏好好工作，別惦記着！”

“再見，再見！”張玉鳳看主任還往外走，便攔阻說，“不要送，不要送。”

陸主任有所會意地走回來和林培明談話。張玉鳳走了兩步，回頭看看，以為主任已看不見自己，就又折回來，悄悄地從花園裏繞到兒童遊戲室的窗外。

主任辦公室的窗是和遊戲室並排的。陸主任和林培明正繼續着談話。

陸主任：“……我們很歡迎你。我想你一定會喜歡這工作的。”

林培明說：“可是坦白地說，我並不喜歡這工作。”

主任端詳着這個眼睛大大的、還帶着稚氣的姑娘，微笑了。她很喜歡這姑娘爽朗的性格。她一邊往窗口走去一邊說：“以前有一個青年人，剛參加這工作的時候也這麼說過。可是後來她說——‘我永遠也不願意離開

孩子們。’我希望……”

這時張玉鳳透過遊戲室的玻璃窗，看見她的小剛正被一大羣孩子圍着，有的給他看娃娃，有的給他汽車。小剛頭上包着紗布，在圈子當中傻呵呵地站着。顯然，小剛暫時已忘了媽媽。張玉鳳也就放心了。

張玉鳳一扭頭，正好碰到陸主任從辦公室的窗戶裏向她微笑着點頭，她感到難為情，知道自己犯了規，尷尬地笑着點頭跑掉了。

辦公室裏，陸主任側過頭來微笑着對林培明說：“看，又是一個母親把她的心交給我們了。”

林培明帶着一個新參加工作的人常有的口氣說：“我希望能了解一下本班兒童的生活習慣、年齡特徵。”

“噢……”陸主任忍住笑，看着拿出筆記本準備記錄的林培明。

林培明又抬頭問：“我今天就上班吧。”

隔壁傳來哭聲。

陸主任：“先不忙，我們先看看。”

陸主任領林培明一起到隔壁房間。保育員李娟正把孩子們趕着去洗手，嚷着：“別看了，快點。”小剛突然感到自己完全置身在陌生環境中，誰也不認識，什麼也不習慣，便大哭起來，叫着：“媽媽，媽媽。”

陸主任走過去對小剛說：“來，阿姨跟你一起玩。”又招呼李娟，“李娟同志，林培明同志來了，等會兒抽空一起談談。”

李娟向林培明點頭笑着。她雖長得很漂亮，但又說不出來的平庸。

陸主任又指着小剛向李娟說：“暫時交給我吧。”

這時，護士方芳（十九歲，明慧的臉上戴着一付眼鏡，青年團員）也來到這班，她正往牆上的藥箱裏放着治輕咳的藥水等，她關心地看着新來的小朋友和林培明。

陸主任攙着小剛的手走進辦公室，在回手關門時，可以隱隱看見李娟和另一個保育員小朱湊在一起，議論着新來的林培明。

小剛的小手裏緊捏着一把小鏈子不肯放鬆，小聲哭着：“媽媽……。”

陸主任：“媽媽到工廠裏去了，阿姨跟你玩。帶你跟小朋友們一起唱歌、跳舞、做遊戲。吃過飯，在一間大屋子裏，有一張張小床，一個小朋友睡一張，真好玩。”

小剛聽得有趣，可想想還是哭了。陸主任看着屋角玩具廠新送來的空心大積木，說：“小剛，咱們來搭房子。”她俯下身去，一下子就用兩個長方形，一個半圓形的積木，搭起了一個拱門，對小剛說：“你看，這個門能進得去人嗎？”

彩色的積木吸引着小剛，他被眼前的問題抓住了，